

亚非拉文学作品选

俞灏东 编选



亚非拉文学作品选

第五册 当代文学

俞灏东 编选

宁夏大学中文系

一九八二年·银川

883319

目 录

当 代 文 学

- 《每月四十五个卢比》…………… (1)
〔印度〕R·K·纳拉衍 严绍端译
- 《大施舍》…………… (9)
〔印度〕雅西帕尔 王宏伟译
- 《贿赂》…………… (14)
〔印度〕玛尼克·班纳齐 石 真译
- 《朋友的儿子》…………… (21)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 孙敬钊译
- 《黑爸爸和白爸爸》…………… (32)
〔印度〕默西帛·辛赫 唐生元译
- 《季节》…………… (41)
〔日本〕井上靖 陈德文译
- 《谎》…………… (48)
〔日本〕远藤周作 孙久富译
- 《红茧》…………… (62)
〔日本〕安部公房 胡志昂译
- 《夏天的葬列》…………… (66)
〔日本〕山川方夫 笑 愚译

《雨中》	〔日本〕大西赤人	佐 平译
《元甫》	〔朝鲜〕李箕永	冰 蔚译
《愤怒》	〔朝鲜〕赵基天	白 锐译
《前往泰国的路上》	〔越南〕黄文欢	林 茵译
《独臂村》	〔泰国〕克立·巴莫	栾文华译
诗四首	〔尼泊尔〕郭·普·里玛尔	陈敏毅译
诗三首	〔巴基斯坦〕费·艾·费兹	孙 用译
诗三首	〔印度尼西亚〕哈·班达哈罗	居三元等译
散文五则	〔阿富汗〕乌尔法特	董振邦译
《钟声》	〔黎巴嫩〕努埃曼	任 重译
《他还是孩子的时候》	〔巴勒斯坦〕卡纳法尼	邱溥浩译
《夏日猎鸽》	〔埃及〕	伊 信译
《期待》	〔阿尔及利亚〕狄布	谭玉培译

《西奈河之夜》·····	(161)	
〔塞内加尔〕桑戈尔		沈宝基译
《塞内加尔的儿子》节选·····	(164)	
〔塞内加尔〕桑·乌斯曼		王崇廉译
《他们拒绝当奴隶》·····	(186)	
〔塞内加尔〕桑·乌斯曼		李宝源译
诗五首·····	(204)	
〔塞内加尔〕大卫·狄奥普		张铁弦等译
《祖国》节选·····	(211)	
〔马达加斯加〕拉勃马南查拉		沈宝基译
《恋歌》·····	(214)	
〔马达加斯加〕弗·兰纳依沃		铁 弦译
《让我们的人民赢得胜利》·····	(216)	
〔扎伊尔〕卢蒙巴		杨 诚译
《恩革卢矿山墓志铭》·····	(220)	
〔尼日利亚〕丹·奥萨德贝		冯秀娟译
《瓦解》(第二章)·····	(223)	
〔尼日利亚〕钦·阿契贝		高宗禹译
《你就是主人》·····	(229)	
〔象牙海岸〕伯纳尔·达吉耶		铁 弦译
《山嘉纳》·····	(234)	
〔莫桑比克〕马·桑托斯		史 敏译
《关于自由的故事》·····	(240)	
〔南非〕彼得·亚伯拉罕		奇 青译
《星期六下午》·····	(251)	
〔南非〕菲丽丝·阿尔特曼	俞灏东	杨秀琴译

《不速之客》		(258)
〔南非〕T·X·格瓦拉	俞灏东 杨秀琴译	
《大树之歌》		(265)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	陈光孚译	
《不能象狗那样活着》		(269)
〔墨西哥〕何塞·曼西西杜尔	唐开零 万莹华译	
《埃玛·宗兹》		(274)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王永年译	
《诗的艺术》		(280)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王永年译	
《1966年的颂歌》		(282)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王永年译	
《母亲》		(285)
〔危地马拉〕米·安·阿斯杜里亚斯	孟 复译	
诗三首		(287)
〔委内瑞拉〕卡·奥·列昂	叶君健译	
《警靴下的面包》		(292)
〔智利〕尼·古斯曼	姜浩银译	
《都是因为我们穷》		(302)
〔墨西哥〕胡安·鲁尔弗	倪华迪译	
《纸做的玫瑰花》		(308)
〔哥伦比亚〕加·加·马尔克斯	刘习良译	
《宴会》		(316)
〔秘鲁〕胡·拉·里贝罗	陆治庭译	

纳 拉 衍

(1906——)

R·K·纳拉衍是印度有名的小说家，也是以英文写作的老一辈的印度作家之一。

纳拉衍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文学士》、《黑暗的房间》、《英语教师》、《主人与朋友》、《沙姆帕斯先生》以及短篇小说集《算命先生的一日》和《旋风》等。他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描写印度中产阶级生活的，作品的主人公多半是新闻记者、编辑、教师、小职员等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作品里隐藏着深刻的讽刺，也流露出温厚的同情，使读者看到在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社会的一个横断面的图景。下面选的《每月四十五个卢比》这个短篇，很可以说明作者的风格。作品中的主人公文卡特·劳，因为有希望增加5个卢比的薪水，只得忘掉孩子的幸福，压抑住自己想要辞职的愤怒，心甘情愿地继续供剥削者驱使。文卡特·劳的命运，对当时的印度中产阶级来说，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每月四十五个卢比

桑塔无法再在教室里待下去了。她已经做过泥工，唱过歌，做过体操，认过一些字母，数过一些数目，现在正在剪

彩色纸。她本来要一直剪到打铃，老师说，“现在你们都可以回家去了，”或者说，“把剪子收起来，认认字母——”的时候。可是，她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时间。她问坐在她旁边的小朋友：“现在是5点了吧？”“也许是，”小朋友答道。

“要不，是6点了吧？”

“我想不会吧，”她的朋友回答，“因为，6点天就黑了。”

“你说是不是5点呢？”

“是。”

“呵，那我得走了。我爸爸现在就要回家来了。他叫我5点钟准备好。今天傍晚他要带我去看电影。我得回家去了。”她扔下剪子，跑到老师跟前：“老师，我得回家去。”

“做什么呀，桑塔·巴伊？”

“因为现在是5点钟了。”

“谁告诉你是5点钟了？”

“卡玛拉。”

“现在不是5点钟。现在是——你瞅见那边的钟吗？告诉我是什么时候？那天我教你怎么看钟点来着。”桑塔站在那儿，盯着大厅里的钟，吃力地数着数字说：“是9点钟。”

老师问别的女学生说：“谁能告诉我那钟上是几点？”有好几个女学生同意桑塔的说法，说是9点钟，后来老师说：“你们只看见长针。看看短针吧，短针在哪儿呀？”

“两点半。”

“那么现在是几点？”

“两点半。”

“是两点45分，懂吗？现在你们都回去坐好——”大约过了10分钟，桑塔又到老师跟前问道：“是5点了吧，老师？因为我得在5点准备好。要不，我爸爸会对我大发脾气的。他叫我早点回家去。”

“叫你什么时候回去？”

“现在。”老师准许她走了。她收拾起书本，高兴地叫着冲出了教室。她跑到家里，把书本扔在地板上就叫“妈，妈，”妈妈从隔壁人家跑过来，原来她到那儿跟她的朋友聊天去了。

妈妈问：“你干什么这么早回来啊？”

“爸爸回家了没有？”桑塔问道。她不肯喝咖啡，也不肯吃点心，一个劲儿的要先穿好衣服。她打开箱子，非要在傍晚穿那件最薄的衣服和紧口短裤不可，而她母亲却要她穿长裙子和厚大衣。桑塔从一个装肥皂的厚纸盒里——她用这盒子收藏铅笔、丝带和碎粉笔——挑选出一条漂亮的丝带。母女俩对衣服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辩，结果母亲只得让步。桑塔穿上心爱的粉红衣服，梳了发辫，辫子上飘着一条绿色丝带。她在脸上擦了粉，在额上按了一个朱砂印。她说：“现在爸爸会说我真是一个好孩子，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也去不，妈妈？”

“今天不去。”

桑塔站在那小小的大门跟前，望着街上。

妈妈说：“爸爸要过了5点才回来；别站在太阳底下。现在才4点哩。”

太阳已经落在对面一排房屋后面去了，桑塔知道马上就要天黑了。她跑回屋里去找妈妈，问道：“爸爸为什么还没回家呀，妈？”

“我怎么会知道呢？也许他公事房里有事耽搁了。”

桑塔做了一个怪脸：“我不喜欢公事房里那些人。他们是坏人——”

她回到大门那儿去，站着往外看。她妈妈在屋里叫道：“进来吧，桑塔。天黑下来了，别站在那儿。”可是桑塔不肯进去。她站在大门口，起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为什么她不到公事房去，把爸爸叫出来，然后去看电影呢？她琢磨他的公事房会在哪儿。她一点不知道。她曾经看见她爸爸每天在街尽头转弯，如果走到那儿，也许自然就会走到爸爸的公事房去的。她向四周瞟了一眼，看看妈妈在不在，便顺着街道走去。

那是黄昏时分。在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象巨人似的，房屋的墙垣显得很高，自行车和马车看样子仿佛要压到她的身上来了。她紧挨着路边走。不一会儿，灯光闪烁起来，行人就象影子一样。她已经拐了两个弯，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哪儿了。桑塔坐在路边，咬着手指甲。她在纳闷，怎样才能回家。正好在这时候，隔壁人家的一个仆从那儿经过，她便跳起来，站在他面前。

“呵，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他问道。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在这儿来了。你肯带我回家吗？”她跟着他，很快就回到了家里。

* * * *

那天早上，桑塔的父亲文卡特·劳正要动身去上班时，

一队敲锣打鼓的人在街上走过，散发电影广告。桑塔猛冲到街上，拾起一张广告。她举起广告，问道：“爸爸，今天你肯带我去看电影吗？”这一问使他感到不愉快。这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却没有过过舒适的日子，没有享受到一点生活中最平凡的欢乐。他难得带她看一两次电影。他没有时间跟孩子玩。别人家里跟她一般大的孩子都有他们想要的各种洋娃娃和衣服，他们想到外面去玩就到外面去玩，而这孩子却孤零零地在长大，多少有点象个野人。他对公事房很生气。为了每月40个卢比，他们似乎把他完全买过去了。

他责备自己忽视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就算妻子有她自己的一批朋友吧：她毕竟是一个大人，可是那孩子怎么样呢？她的生活多么单调而没有光彩阿！每天，他们都把他留在公事房里，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当他回家时，孩子已经睡着了。甚至星期天，他们也要他在公事房里工作。他们为什么以为他没有一点私生活，没有他自己的生活会呢？他们简直没有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带孩子逛公园或者看电影。他要让他们看看，他们是不能随意摆布他的。对，必要时他甚至准备跟他的经理吵架。

他下了决心说：“今天傍晚我要带你去看电影。5点钟准备好。”

“呃！妈！”桑塔嚷道。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爸爸今天傍晚要带我去看电影哩。”

桑塔的母亲讥诮地笑着说：“别答应了孩子又不兑现——”文卡特·劳瞪了她一眼。“别胡说。你以为只有你说话才算数——”

他对桑塔说：“5点钟要准备好，我一定回来带你去。”

要是你不准备好，我会对你大发脾气的。”

他满怀决心地走到公事房去。他打算做完他日常的工作，到了5点就离开。如果他们要玩弄那一套旧把戏，他就会对他的上司说：“这是我的辞职书。对我来说，我的孩子的幸福比你们这些讨厌的公文重要得多。”

一整天，各种公文照例象流水一样流到他的桌上来，又从他的桌上流出去。他审阅公文，签字，又起草公文。他受到纠正、告诫和侮辱。下午他仅仅得到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来喝咖啡。

当公事房的钟敲了5点，别的职员都下班了，他走到经理跟前说：“我可以走吗，先生？”经理从公文上抬起头来望着他：“你！”会计科竟然要在5点钟停止办公，这简直不可想象。“你怎么能走呢？”

“我有点紧急的私事，先生，”他说，压制了他从早上起就在练习的那几句话：“我就此辞职。”他想到桑塔正站在门口，穿好了衣服，着急得心在扑通扑通的跳。

“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公事房的工作更紧急的了；回到你的坐位上去吧。你知道我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吗？”经理问道。经理在上班前三小时就到公事房来，下班后也要在公事房里停留将近三小时，甚至星期天也是这样。职员们在他们的圈子里议论开了：“他一在家里出现，他老婆准是用鞭子抽他，因此这老家伙才这样鼓欢他的公事房。”

“你找到那个10与8的差错的原因了吗？”经理问道。

“我得检查200张单据。我想我们可以明天再查”。

“不，不，这不行。你得马上纠正这个错误。”文卡特·劳咕啞了一句，“是的，先生，”便悄悄溜回他的坐位

去了。

时针已经指着5点30分了。这意味着在单据里苦苦搜寻了两个小时。公事室里所有别的人都走了。只有他和他科里的另一位职员在工作，当然，经理也在那儿。文卡特·劳气得不得了。他已经下了决心。他并不是一个为了40个卢比就把自己完全出卖了的奴隶。这点钱他挣起来很容易；如果挣不到，饿死了也比较光彩。

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道：“我就此辞职。如果你们以为用40个卢比就收买了我的身体和灵魂，那你们就错了。我觉得，我和我家里的人与其为这区区40卢比做牛马，倒不如饿死强的多。你们雇用我这么多年，给我的就是这40卢比。我想，你们丝毫没有想到要给我加薪吧。你们常常给自己加很多薪水，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会偶尔也想到我们。不管怎样，既然这是我的辞职书，这问题对我已无所谓了。如果我和我家里的人饿死了，愿我们的鬼魂来缠你一辈子——”他把信叠好，装进一个封套里，封上口，在封皮上写上经理的名字。他离开他的坐位，站到经理面前。经理机械地接过信，把它放在他的拍纸簿上。

“文卡特·劳，”经理说，“我相信你会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上司今天讨论了加薪问题，我保举你加5个卢比的薪水。现在命令还没有发出，因此你要暂时保守秘密。”文卡特·劳伸出手去，从拍纸簿上把那封信攫过来，慌忙塞进衣袋里。

“那是什么信？”

“我申请一点事假，先生，可是我觉得……”

“至少在最近半月内，你什么假也不能请。”

“是的，先生，这点我明白。因此我才收回我的申请书，先生。”

“很好。那个错误你找出原因来了吗？”

我正在审查单据，先生。一小时以内我一定找出来。……”

他回家的时候已经9点钟了。桑塔早已睡着了。她的妈妈说：“她连衣服都不肯换，以为你随时都会回来带她出去呢。她没有好好吃饭，又不肯躺下，深怕弄皱她的衣服。……”

文卡特·劳看见他的孩子睡在那儿，穿着她那件粉红衣服，梳好了头发，擦了粉，收拾得整整齐齐地，只等带她出去，看见这光景，他的心都碎了。“我为什么不带她去看晚场呢？”他轻轻地摇着她，一面叫着，“桑塔，桑塔。”桑塔踢着腿，哭了，因为给吵醒了很不高兴。她妈妈悄声说：“别叫醒她，”又把她拍得睡着了。

文卡特·劳望了孩子一会儿。“我不知道往后是否还可能带她出去——你瞧，他们要给我加薪了——”他悲伤地叹息起来。

（严绍端译）

雅 西 帕 尔

(1904——)

雅西帕尔是印度著名的印地语作家，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雅西帕尔于1904年出生在旁遮普省的甘格拉，他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从1920年起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即使因参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也从未中断。他的作品有《鸟笼》、《那个世界》、《犯罪者》、《宗教战争》、《画题》、《死灰中的火花》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达达和同志》、《叛国者》、《狄沃雅》、《人们的面孔》、《党的同志》等长篇小说。他的许多作品都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斗争，对统治阶级以及残酷的种姓制度和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叛国者》和《狄沃雅》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得到印地语文学界的很高评价。

大 施 舍

塞特·帕尔萨迪拉尔·特里莫尔的商店是经营黄麻生意的。大战爆发后跟德国和日本的贸易就断绝了。由于害怕敌人的潜水艇，连开往美国的货船也停航了。

钱有什么用？政府一个劲儿地在印钞票。利率每天下

跌。卢比贬值，物价不断上涨。

赛特·帕尔萨迪拉尔看到粮价上涨，便采进了满满四仓库的大米。无论干点什么总比手搭着手坐在那里强。8个卢比一曼买来的大米就要涨到11个卢比。老天爷会庇佑赛特先生的：连石头缝里的蠕虫，老天爷都让它填饱食囊，难道他不能照顾赛特？赛特先生在出门前总要作两个钟头的祷告，……别的事情可以搁一搁，这桩事儿可丝毫不能马虎。3万5千曼的大米可净得16万6千卢比的利润；但是行市仍然看紧，这时向外采米，在赛特先生看来未免过于愚蠢。他还要往里买进。

粮价上涨了，全国各地没吃没穿的人群涌向加尔各答。这样的饥荒，不但从未没见过，而且压根没有听说过。我的天哪，披着一张人皮的生灵在和只剩下一付骨头架子的狗群抢夺残羹剩饭！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人群，他们抬起不安的双眼，伸出干瘪的手掌，为了一小撮粮食在有声没气地哀吟：“老爷行行好，赏一口饭！”赛特先生一直为来往于自己的店铺门前的求救声和恐怖的气氛中发出的慨叹声在念经祈祷。

饥饿的人群在祈求粮食，可是粮食却在赛特先生的仓库里等待“上涨”。只要粮食在赛特先生的仓库歇息一会，它的身价就会成倍提高。装在仓库里的大米，有增加卢比的魔力，它把市场上其他地方的大米都吸引到自己这里来。

看到受饥饿折磨的人群，赛特先生大发慈悲。他开始的在自己的店门前施舍一袋炒熟的小豆，看门人向每个要饭的人分发一撮小豆，这一施舍引起了激烈的斗争。为了建立有条不紊的施舍制度，呵斥、责骂、拳打脚踢全然无效，最后连棍子和鞋掌也不得不上了。

赛特家的门口进行施舍，门里却在做大买卖。经纪人一个接着一个前来谈生意，在这种场合，赛特先生对穷人所表现出的慷慨大方，一变而为一个沉着的将军所应有的果断刚毅。

拉拉吉店里从早晨起就以35卢比的价钱出售大米。中午回到家，他才发现帐房先生在一个早晨给他卖出了500曼。拉拉吉手捂着额头，无可奈何地说道：“你要咱们关门吗，莫尼玛吉？关掉！……不行，我自己也没有啦！”他用手拦住来买米的经纪人说：“我还以37个半卢比的价钱买进呢！”

从中午起，拉拉吉又开始买进。下午，米价涨到38个半卢比，拉拉吉还在一个劲儿地买进。晚间，米价才在39个卢比上稳了下来。拉拉吉诡谲地瞅着莫尼玛吉，威严地说道：“怎么样，莫尼玛吉？”

大街小巷里饥饿的人群日益增多，呻吟声、哀号声日渐加剧。拉拉吉对这些也很感到忧虑。政府要控制粮价，莫尼玛吉建议，要是遇上个好时机，尽量多多抛售。

拉拉吉却大不以为然，他说：“政府评价顶个啥用？谁仓里有货，价钱就由谁定！政府还能从什么地方弄些粮食来低价出售？难道这是什么纸票子，想要多少就印它多少？政府想要，还不是得找买卖人？”

由于评价，市场上的公开交易停止了。可是实际上赛特先生却以65个卢比的价钱在出售。莫尼玛吉焦急地说道：“65个卢比的价钱还能卖多久？收获的季节不也快到了吗！”

赛特先生训诫他说：“这么个小心眼还能作生意，莫尼